

红色印记

东渡赣江
告大捷

□ 宋海峰

行走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江西永丰县龙冈的崇山峻岭之中，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上半阙自然回响在耳际：“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短短五句，就把龙冈的天时、地利和军民打破“围剿”的伟大胜利，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

岁月不居，流逝的是时光，留下的是记忆。没有“诱敌深入”方针的确立，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会有尔后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永丰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陈列馆序言吸引了我的目光。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随即迅速抽调10万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可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败，不仅关系着红一方面军的命运，且关系着战争全局，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程。为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备，10月17日晚，毛泽东在峡江县巴邱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峡江会议”），就红军的作战策略、行动方向和根据地的工作展开讨论。

原红三军团八军长何长工在《井冈功业铭千载》一文中回忆：“在著名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区……”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毛泽东临危不乱，审时度势，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要“放开两手，诱敌深入”，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来打……

毛泽东深邃的战略智慧，得到朱德的完全同意。朱德说：“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说服干部和群众的问题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会上，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及地方干部，坚持要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前来进攻的敌人决战，变敌人的进攻为防御，制止敌人的“围剿”……

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激烈地撞击着。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邀彭德怀、周以栗在院子的桂花树下、后山竹林旁，边散步，边反复分析、阐述目前红军不宜攻打九江、南昌等大城市，而应在吉安南昌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准备与敌人大规模作战的意见。

秋夜的月光下，毛泽东分析得深刻，彭德怀、周以栗两人听得认真，思想很快转过弯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回到会场后，他们主动去做其他同志的工作。经过几番激烈的思想交锋，与会同志基本统一了思想。

客观说，峡江会议只是揭开了东渡赣江的前奏。思想上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为等待一部分同志的真正觉悟，毛泽东在会上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按原定计划，率部继续向袁水流域进军。

“此卷长留天地间。”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工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继续讨论在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

在罗坊会议纪念馆，凝视着大型油画《罗坊会议的同志》，脑海里跳出当年会议的一幅历史画面：一些深受李立三“进攻路线”影响的干部仍不赞成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以“夹江而战”的战术来打破敌军的“围剿”。

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就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

经过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朱德、彭德怀、周以栗、黄公略等的鼎力支持下，与会者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0月30日，获悉国民党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消息，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罗坊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南北方向向峡江的巴邱、仁和进发，准备东渡赣江。

伫立在峡江县仁和镇江边的东渡赣江纪念碑前，毛泽东1965年9月约见彭德怀时的一段话萦绕在耳际：“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就在渡江前的关键时刻，红三军团少数干部以部队中大多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人不愿远离家乡为理由来反对过江，仍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彭德怀当时斩钉截铁，一锤定音：“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要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兄弟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94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斗志昂扬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别从峡江巴邱和仁和一带东渡赣江，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两个多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之时，毛泽东完成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下半阙：“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纪实



老班长

□ 温凡

老班长不只是一个退伍老兵，而是一个群体，是我们身边一张张普普通通的面孔，他们做的事情看上去都很平常，但依然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被书写的主角。

——题记

老王

去年立冬过后，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石峡河道的水又涨起来了，河床两边的浅滩和灌木丛已经被完全淹没，浑浊的水流湍急，时不时卷起几个大大的泡沫，示威般地向下游流去，很有几分张牙舞爪的意味。

老王每天都会绕过来看看，开车沿河道行驶一段路，尤其是几个水流稍稍平缓、河道中间堆着几块礁石略微高出水面的位置。对于垂钓爱好者来说，这种地势能够找到一种绝佳体验，坐在河道中央垂钓的感觉相比在人工养鱼的渔场总要多几分挑战和刺激。

老王并不这么认为，从小到老都在村子里生活，他知道这条小河的脾气。平时风和日丽，石峡河也温温柔柔，一旦下雨，便换了一个模样，水势汹涌并且涨得猛。由于河道并不宽阔，从平缓到湍急有时只需要十几分钟时间，稍不留神就被困住了。

去年夏天，黎川县日峰镇一居民在这个礁石上垂钓，因县城普降大到暴雨，河道涨水困在河中央无法上岸。老王和巡逻民警闻讯赶到时，湍急的水流已经没过礁石到了垂钓者的胸口，熟悉河道地形的老王脱下衣服带着救生设备游过去，将他救到岸边。他们刚上岸，整个河道一片汪洋。过后，看着执法记录仪记录下的惊险一幕，老王后怕不已。

对于暴雨引发的洪灾，老王心有余悸。2010年6月、2019年7月，洵口镇两次遭受洪水袭击，老王主动加入抗洪队伍行列，与生命赛跑，单独救援或参与救援行动，分别成功救出被困群众12人、转移17人。

老王名叫王志刚，其实并不老，1977年3月出生，今年47岁。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年龄分段，他才刚刚从青年进入到中年行列。

1995年，王志刚光荣入伍，驻守福建厦门，成为“鼓浪屿好八连”的一名战士。

“提起‘好八连’，全国人民立马就会想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其实‘鼓浪屿好八连’也是全军的一面旗帜，去年是连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鼓浪屿好八连’30周年。我虽然退伍多年，但‘弘扬雷锋精神’有困难就找好八连’的好八连精神始终铭记于心。”说这话时，老王一脸的自豪。

当兵三年，王志刚三次获评“优秀士兵”，当了一年班长。而他最自豪的是一次“街头行动”。1998年3月，连队组织歌咏比赛，王志刚喉咙疼痛去买药，在厦门街头突然听见有人叫：“抢包了！”他看见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子迎面跑过来，没有丝毫迟疑，冲上去一把抱住。尽管男子力气大拳打脚踢，他始终不松手，最终在另外两名路人的协助下将男子制服，为连队赢得了一个“三等功”。

九个月后，王志刚退伍，他带回了“老班长”的称号，也把“好八连”的优良传统带回了家乡。

现任黎川县洵口镇洵口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

任的王志刚，长相很不起眼，做的事情也很普通。如果说有什么鲜明特征，那就是他的老班长情结依然浓郁，这从他在当地公安部门指导下发起成立的一个志愿者服务组织就可以看出来：“老班长警务队”。

队友们

洵口镇，位于黎川县城东北20公里，是闽赣两省交通要道之一。

洵口也是一个拥有浓厚红色基因的乡镇，是黎川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地。91年前，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第一战洵口遭遇战在这里打响。

历史已经远去，红色血脉依然在洵口这块土地上延续。

“老班长警务队”成立于2023年4月20日，是一支由退役军人和民兵组成的义务警队，属于志愿者服务组织，现有15名队员，这些队员都是老王从全镇200余名退役军人和各村民兵队伍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分布在全镇1个社区6个行政村。

1993年出生的江正是最年轻的一员，他不仅是老王挑出来的，还是老王带出来的。

江正入伍参军那年，老王是洵口村民兵营长，亲手给他戴上大红花，为他送行。两年后，江正退伍回来，老王把他要到手上当民兵。江正为人本分实诚，在外面打过几年工，没挣到钱，老王动员他回乡种烤烟。

“我是你的兵。”这是江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6个月前，“老班长警务队”协助派出所民警参加一场夜间巡逻行动，江正跟着老王一组，巡至村头山脚下，他们发现路边石头上坐着一个老人，不像是本地人，上前搭话，得知老人姓邓，78岁，家住福建省光泽县鸾凤乡，当天吃完早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没想到竟然走到了黎川县洵口镇。

“老人家，别担心，我们马上送您回家。”随后，老王和江正一起扶着老人上车，赶往邻县光泽。凌晨2时许，在老人的指引下，顺利找到家。看到平安回家的老人，着急寻找了一天的家属连声致谢，几天后专程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感谢老班长，为民显身手”。

为民显身手是队员们的寻常事。洵口村90岁的老人邱年金，平时身体硬朗，每天都会到镇里“幸福之家”食堂吃午饭。去年9月中旬，他突然急病肚子剧痛，在床上无法起身。绝望之际，队员李文明带着一份饭推门而入。原来李文明几乎每天到了饭点都会去“幸福之家”看看老人们，当天注意到邱年金老人没去食堂，就打了一份饭送过来，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把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这仔仔可是救了我一命哦！”邱年金老人逢人便说。

李文明的队友张宇也有过被村民逢人便说的遭

遇，不过，村民们说的是：“这小子不要命了！”

2023年12月22日，冬至。皮边村胡家排村小组的后山上，一派井然有序的生产场景，戴着安全帽的采石工人认真作业，运输车来回穿行。

如果把时针拨回到6个月前，这里曾经有过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当时，一家省城某集团下属的矿业公司正准备进行新一轮矿产开发，突然间冲上来十几个村民，强行切断电源，阻拦施工，有的还挥拳相向。矿业公司的员工们则拼命护住设备，现场一片混乱。

这些村民来自相邻的胡家洲村小组，他们认为这座山属于争议区域，此前多次提出诉求，没有得到理会，便采取这种过激行为。

“都别动手！有话好好谈！”眼见双方情绪越发激动，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名气喘吁吁的男子冲进对峙的人群中间，一边叫唤着几个村民的名字，一边按着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坐下来谈。十几分钟后，当地民警和王志刚也赶到了，事态得以平息。

之后一段时间，张宇和队员们的身影不停地在村民们家里出现，借助平时帮扶邻里乡亲们留下的好人缘，讲政策、做工作，让村民们认识到矿山开发将给全村带来的好处，以及群众破坏生产秩序、造成安全事故的后果，一场矛盾纠纷成功化解。

翻开“老班长警务队”每天的队务记录本，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队员们为民显身手的背后，倾听着当地公安部门的全力支持。当地派出所经验丰富的民警为队员开展培训，传授安全防护、治安巡防、调解纠纷等警务常识，让队员们快速融入“警民联防”体系。日常工作中，警务队员佩戴红袖标活跃在群众之间，不仅协助民警对重点水域开展防溺水、防采砂、禁捕鱼巡查管控工作，还积极参与化解纠纷、常态巡防、整治酒驾及超载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

退伍老兵康夏明、王志强，民兵官建兴、李国宾、刘鹏……贴在“老班长警务队”墙上的一张张照片，都是些普普通通的面孔，他们身上并没有太多的光环，却是洵口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一抹亮色。“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江西省模范退役军人”“江西好人”“抚州抗洪救灾百佳人物”……荣誉见证的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寻常作为，是这个时代所呈现的朴实之美。

告别时，老王和部分队员们站在“老班长警务队”门口，齐齐整整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脸上的坚毅，依然可以窥见当年从军的模样。

在这个北风凛冽的冬日，温暖直击内心。

生活悟语

阿爸和村坊所有的男人一样，爱喝浓茶。据说浓茶入口苦，吞下回甘，饮后神清气爽腋下生风。

但在我童年的味蕾中，浓茶，却少有回甘之味。

作为十里八乡有点口碑的裁缝，村口吊脚楼的杂货店，是阿爸的营生之地。漫长的冬日，阿爸早早开了店门，整理好货架，生好门外的炉子，剪刀便开始在案板上虎虎生风。等窗边的缝纫机轮子和线圈吱扭扭一转，火炉子上那壶浓茶也咕嘟咕嘟起了白雾。

吃过早饭，白气依旧在明灭的炭火里袅袅升腾，三三两两的人，顶着冬阳陆续进店，瞥一眼那壶老茶，便恋上了杂货店的长桌短凳。

一时间，新闻旧事复活了，家长里短长脚了，荤荤素素的段子，就着浓茶流传开来。阿爸吩咐我姐弟俩守着柜台，并注意给来客加水添茶。我们脚上长了风火轮，哪里困得住？端一打搪瓷茶缸丢入锡盆，浇两瓢井水一泡，小嘴一努，各自自拿杯子自取茶吧，本姑娘有事，恁崽子走人了。

逛店的年轻人，会拉上杆子打几盘桌球，小孩子除了迷恋柜台的气球、松脆饼、“唐僧粉”外，便对后院着迷。我家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柿子一棵柚子，树干腰身粗大。树的一侧有溪流，那是鱼虾蟹出没的地方，夏天，树下的溪是我们孩童的乐园。秋天，稻子收割了，稻草把子被堆放在后院，供我们打仗、捉迷藏。冬天的乐事在树上，我姐弟俩在树上安装稻草秋千。粗粗的稻草绳，两根搅在一起，一头安装在柿子树枝上，一头捆扎在柚子树枝上，中间倒吊的小板凳，被屁股磨得油光锃亮。

一伙孩子在后院跑得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回到

茶回甘

□ 赖韵如

杂货店猛灌一口茶，咕咚咕咚，真苦啊，茶不对孩子的胃口，纷纷吵着大人要柜台里的橘子汽水。一年四季，爸爸的橘子汽水都紧俏得很。

有一回荡秋千，胆子最大的华姑站在秋千架上，吩咐我们使劲推，飞到半空的少年还把一只脚向上翘起，柿子树枝惊颤着，我们合力推着，小胖哥挥着手臂憋红了脸喊节奏。柿子树枝发出怪声，危险在临近。树枝吧嗒一声折断了，少年一个趔趄，就冲到院门外去了。一伙人蒙住嘴怔住，院门外没有声音，只有冬风呜呜地吹。我们走出去，哭声才沉闷响起，华姑的手脚瘫软在碎石路上，头钻在沙堆里，血汩汩地从身侧渗出，后院门外是一堆明沙，打台阶备用的。看见血，我们冲着南杂店呼喊，大人们出来，抱起华姑往村外的寒先生家跑……

华姑的腿骨折了，肩背有外伤，寒先生说幸亏头扎进沙堆，要是扎进石头或溪流里，早就一命呜呼了。

秋千事件让后院儿童乐园成为禁地，我们的杂货店冷清了一段时间。来店里的邻里似乎少了，偶尔来人也匆匆买到东西就催孩子们走。门口炉子上的炭火明灭，茶壶吐出的白雾也飘飘摇摇。

阿爸板着脸，刀子般的眼神刺过来。他咬着牙齿，点着我们的鼻子骂：一天到晚，就知道飞天打熬疯玩。你们不愿吃苦茶，就给我好好读书，走出去，走出这片苦茶山，不然敲掉你们的牙槽骨。

转身，他摇晃着身躯，提着松脆饼干和水果，去华姑家了。我偷偷跟去，阿爸在屋内小声询问伤势，床上打着石膏绷着白布的华姑看到窗外的我，嗷叫了一阵。阿爸低声安慰着华姑的父母，又满脸歉意

地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面上。那里面装着一包鼓鼓的零钞，那是杂货店收来的零钱。

华姑黑胖的妈妈端了清茶过来，推开爸爸桌上的信封：“不怪你，春叔，孩子调皮，在哪都难逃灾殃，没说是你家杂货店的错……”

阿爸说：“我那两个鬼崽子，读书不沉心，玩起来飞天，不知轻重。我也是一点心意，没多少。华姑没事就好，我天天起床都祈祷，孩子可不能跟我当年一样，跌倒留下后遗症。”阿爸撸了撸他的裤脚，那裤脚下的腿，有些变形，跟另一条腿不匹配，他坚决把零钞留下，喝了一口茶，便起身摇晃着走。

华姑的爸爸追出来，说：“春叔，你回去不要打骂孩子，你有脚疾，还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容易，这钱，算我们借你的。”

开春时节，华姑在腋下拄着杖，又开始瞒着家人找我们玩。满山的茶叶冒出芽头，大人们都去了茶山。杂货店后院的门开了，我们丢下课本，后院又开始热闹起来，小伙伴们继续在后院奔跑、荡秋千、跳房子，跑累了，攥着零钱返回杂货店喝汽水。

阿爸不再允许我们姐弟俩拿柜台的货品。汽水本来就不多，更打不了马虎眼，只得自己想办法：半杯浓茶，半杯白水，一小块方糖，搅拌匀兑，用漏斗灌进空汽水瓶，自制汽水就好了。

我们坐在后院的树杈上喝汽水，一伙孩子汗津津的，对着汽水瓶吮吸。我们也吮吸，舔嘴唇，只不过我姐弟的汽水里，不再是往日的甜味，吞下，茶的清苦，霸道地掩盖住半块方糖的甜，像阿爸板结的脸。细细品，喉咙深处有一丝回甘。

井冈山

第 2294 期

邮箱: cui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